

京

劇

敬德裝瘋

祁野耘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812
C12

前記

尉遲恭（字敬德）是唐朝的大將，曾幫助太宗開國，立下很大的功劳。後來因為江夏王李道宗（皇室宗親）陷害功臣薛仁貴，尉遲恭不平，痛打了李道宗，高宗大怒，將他削職為民，貶在職田莊。

其後，西遼興兵入寇，薛仁貴奉命出征，被敵兵圍困在鎖陽。這時，朝廷想起了能征慣战的尉遲恭，便命老將程咬金去召尉遲恭前往解圍。

尉遲恭听到朝廷派欽差召他的消息，便假裝中風，臥病家中，想藉病不受朝命。程咬金來到，探問了尉遲恭的病況後，向他敘述了前方的軍情。滿懷愛國熱忱的尉遲恭，終因大敵當前，掩蓋不住內心的矛盾，毅然放棄了自己對朝廷的舊恨，隨程咬金同赴戰場，殺敵救國。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院祁野耘根據富春堂本『金貂記』中的『佯風』一折，並參考了崑曲『北詐瘋』、漢劇『職田莊』改編的。已由中國京劇院三團演出。

敬德裝瘋

第一場

中軍：（牌子，四軍士、中軍、程咬金上）
啓稟程老將軍，已到職田莊了。

程咬金：人馬列開呀！（下馬）

軍士：啊！

程咬金：喚過父老，近前答話。

中軍：遵命。——父老請過來！

百姓：（內）來了。（上）

百姓：軍爺喚我何事？

中軍：程老將軍問話。

百姓：參見程老將軍。

程咬金：罷啦！我問問你，有位尉遲老將軍，他住在哪兒呀？

百姓：哦，你問的是尉遲老將軍么。看那

廂（指远方）：離此不遠，柴門草

舍，門前有兩棵垂柳，那就是尉遲

老將軍的府上。

程咬金：哦！我再打听打听，他來到這兒，

二三年啦，近來怎麼樣啊？

百姓：他老人家自從來到職田莊，每日起

早睡晚，不是種田，就是釣魚，一

向倒還康健……

程咬金：哦，那敢情好。

百姓：唉！不想今日，他忽然得了重病

了！

程咬金：（一驚）啊？怎么，得了重病啦？

百姓：唉！再休提起，今晨他在牛王會

上，與我們大家同飲，不料一醉昏

迷，跌倒在地，得了个急中風之

症！……

程咬金：（焦急）哎喲，这可怎么好哇！

百姓：唉，他老人家偌大年紀，只怕不易

好了！可惜這樣一位赫赫威名的老

將軍，竟得下這樣的冤孽病哪！

程咬金：咳！真是想不到的事啊！

百姓：老將軍還有何事相問么？

程咬金：沒甚么啦。多麻煩你啦！

百姓：豈敢。

程咬金：請便吧！

百姓：是、是、是。（下）

程咬金：哎呀，且住！我今奉命到此，實指

望搬取尉遲老將，解救薛仁貴鎖陽之圍，扫滅西遼的賊寇。沒想到他會得了这么重的病，这可教我怎么办哪！……唉！我趕緊照照去吧！

——中軍！

中軍：有。

程咬金：帶馬進莊啊！（上馬）

众：啊！

（牌子。众同下）

第二場

（尉遲女兒上）

尉遲女：唉！……

（唱西皮搖板）

老爹爹在牛王會忽得重病，多虧了众鄉鄰送回家門。

唉！爹爹平日身強體壯，不料今

晨，村前赴會，突患中風之症，十

分沉重。想我父女相依為命，倘有不測，如何是好！唉，好不令人焦慮也！

（接唱）我只得勤侍奉小心謹慎，

願蒼天多保佑早日康寧！

尉遲恭：（內）女兒，攙我來！

尉遲女：是。

（尉遲女下，扶尉遲恭拄杖上）

尉遲恭：（唱西皮散板）

牛王會上得一信，

思前想後恨難平。

女兒攙我草堂進！……（進門、落座）

尉遲女：爹爹，你要保重了！

尉遲恭：（接唱）我兒不必或担驚。

尉遲女：爹爹病體沉重，教女兒怎不担驚

哪！

尉遲恭：哦？你看作父這病，可沉重么？

尉遲女：爹爹年邁，突患中風，怎么不沉重呢！

尉遲恭：呵呵，為父的病，是說好就好。

尉遲女：（不相信）怎么，說好就好？

尉遲恭：唔，你看，我這不是好了么！（示

以恢復常態）

尉遲女：（一驚）啊？爹爹這病來得也急，

好得也快呀！

尉遲恭：（微笑）哼哼，你道為父這病是

真的，還是假的呢？

尉遲女：爹爹這病么……（有所悟）唔，乃

是假的。

尉遲恭：啊？你怎么曉得是假的呢？

尉遲女：若是真病，爹爹還問我何來呀！

尉遲恭：哎呀呀，好个聰明的女兒！

尉遲女：怎么，果然是假的？

尉遲恭：不錯。你看為父這手脚，那些兒不

靈？周身上下，哪有半点癱瘓？

我何曾有病哪！（笑）哈哈……

（抬手動脚）

尉遲女：啊，爹爹，既然無病，為何裝成這

般模樣啊？

尉遲恭：我兒有所不知，只因為父在牛王會上，与众位鄉鄰同飲，那李洋哥打

尉遲女：

（撒嬌地）

尉遲恭：呵呵，再不要擔憂了！

尉遲女：啊，爹爹。聖上宣召於你，想是思

念功臣，你為何裝病不去呢？

尉遲恭：嗟！說甚么思念功臣。亂年間，

依仗我等出生入死，衝鋒陷陣，一

旦太平，視我等不如鷄犬，輕則謫

貶，重則殺戮。真乃是：『伴君如

伴虎，時刻要防身。』又道是：

『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

哼！我怎肯再与他出力報效也！

（唱西皮原板）

某一生為社稷捨身效命，

苦爭鏖戰數十春。

烏騾馬踏平了六十四路烟塵滾

滾，

水磨銅鞭打下了錦綉乾坤。

可嘆我為國家心血用盡，
到老來反落个削職为民！
伴君王如伴虎吉凶莫定，
拚着个守清貧終老山林！

尉遲女：爹爹呀！

(唱搖板)

老爹爹為國家疆場致命，
東西戰南北剿入死出生。
汗馬功勞數不尽，
却為何萬歲他反面無情！

尉遲恭：兒呀！

(唱散板)

藏弓只為飛鳥盡，
狡兔已死把獵犬烹。

因此上託重病不受聖命，
從今後再不去侍奉朝廷！

尉遲女：如此說來，还是不去的好。

尉遲恭：唔，自然不去！

尉遲女：只是，少時那差官到來，爹爹可要
裝得像啊。

尉遲恭：那个自然。我兒必須小心門戶，倘
有人來，先要稟知為父，教你請，

你再請，不可大意。
知道了。

(尉遲女兒与尉遲恭搖背)

(四軍士、中軍、程咬金上)

程咬金：(念)指望救兵如救火，誰知老將
病纏身。

中軍：來此已是。

程咬金：向前叫門！(下馬)

中軍：有人么？開門來！

尉遲恭：(一驚)啊？

(四軍士、中軍下)

(尉遲恭示意其女、開門、多加仔
細)

尉遲女：何人叩門？

程咬金：是我。

尉遲女：(開門、出門)哦，原來是程叔父

到此，侄女有礼了。

程咬金：啲啲，姑娘啊！你爹爹是病啦嗎？

尉遲女：唉，十分沉重！

程咬金：你快領着我進去瞧瞧吧！(欲進
門)

尉遲女：（擱阻）叔父稍候，待我通稟。

程咬金：自己人，不用通稟啦。

尉遲女：這……病室骯髒，收拾收拾，方好

進入。（進門、關門）

程咬金：好好好……

尉遲恭：（低聲）何人到此？

尉遲女：程叔父來了。

尉遲恭：（一驚）啊？怎麼，你程叔父來

了？

尉遲女：正是。

尉遲恭：（猛醒）哎呀，程咬金這個老兒，

甚是機警，為父此計，只恐難以將

他瞞過。

尉遲女：如此不見就是。

尉遲恭：噯，遠路而來，怎好不見……啊，

兒呀！少時我二人講話之時，難免

提起往事，倘若為父一時忘情，需

出破綻，你要在一旁提醒於我。

尉遲女：叫女兒講說甚么？

尉遲恭：這……你就說爹爹看拐，我就理會

得了。

尉遲女：哦，爹爹看拐……

尉遲恭：嗯。

尉遲女：兒記下了。

（尉遲恭命女兒開門）

尉遲女：（開門）程叔父，請到里面！

程咬金：好好好。（進門）老黑在哪兒哪？

老黑在……（見尉遲恭伏案，黯然

收聲）

尉遲女：啊，爹爹，程叔父來了！

尉遲恭：啊？

尉遲女：程叔父來了！

尉遲恭：（抬頭，呆視程）啊，你是程賢

弟？

程咬金：不錯，是我，特意看望您來啦。

尉遲恭：唉！難得賢弟遠路關懷，只是愚兄

病体沉重，恕我失迎了！（欲下

拜，程急扶住）

程咬金：哎，別价，別价……（落座）

尉遲恭：……

程咬金：咳！真是的，兩三年沒見面兒，指

望您虎軀健壯，咱們老伴當兒的朋

友，還要多聚會聚會哪，沒想到，

您怎么病得这个样子啦？

尉遲恭：

唉！再休提起。愚兄指望到此為農，暫度歲月，若得賤軀粗壯，豈無立功之機！不想，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如今染此重病，寸步難移，只恐不久於人世了！

程咬金：

嘆！別這麼說呀！您得往開想了。常言說的好：『吉人自有天相』，好好的養着，不久就會好啦。

尉遲恭：

唉！病入膏肓，怎能痊愈！賢弟，你若晚來一時，只恐今生今世，難以相見了！

程咬金：

哪兒至於呀！

尉遲恭：

（唱二黃倒板）

自丟官來到了職田莊上——

程咬金：

一晃兒二三年啦。

尉遲恭：

（尉遲女兒捧茶與程飲）

（接唱迴龍腔）
每日里務農忙，父女們勉度時光。

程咬金：國家之樂，倒也清閒自在呀。
尉遲恭：（接唱原板）

休道某在山莊身閒意曠，

這丹心無一日忘却朝堂。

程咬金：

在野之身，心存社稷，真是可飲可敬哪！

尉遲恭：

（接唱）盼只盼萬民安江山無恙，
眾家功臣俱各安康！（行弦）

程咬金：

唉，還提眾家功臣哪！如今閒的閒，病的病，東的東，西的西，回想凌烟閣画像題名的景況，真是今非昔比呀！

尉遲恭：

唉！想當年你我弟兄，隨定先王，開基創業，費盡心血；可恨江夏王李道宗，依仗宗親，忌妬功臣，陷害我等，誣賴平遠公薛仁貴欺君謀反，聖上不分皂白，就將仁貴下入天牢。那時愚兄怨氣難忍，在朝房之內，將那老賊打下門牙二齒，一目失明……

程咬金：本來這個奸王就該打么！

尉遲恭：

哼！聖上道我倚老賣老，恃功傲上，摘去國公印，貶在職田莊。可嘆眾家弟兄忠心為國，一个个遭此

下場。思想起來，教愚兄怎不惱恨也！

程咬金：唉，別多想這些個啦！

尉遲恭：（接唱）貶抑功臣實不當，

皆因是李道宗他心似虎狼，

仗宗親進讒言大权独掌，

恨只恨狗奸王、欺君誤國、陷害

忠良，我看他是怎样的下場！

（做勢）（行弦）

尉遲女：爹爹看拐！

尉遲恭：哦哦……

程咬金：得啦，過去的事兒，也就甭提啦，

還是往開了想吧！……真个的，您

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呀？

尉遲恭：（接唱）清晨起众鄉鄰邀我到牛王

會上，

不料想一失足跌倒在佛堂。

左癱右瘓成重恙，

怕只怕老命難久長！（行弦）

程咬金：怎么着？今兒早晨，您去赴會、摔

了个跟头，得下了癱瘓之症。咳！

您怎么不留点兒神哪？咱們这个年

紀，比不了年輕的人，上了歲數兒

格不住，惟独这种病，我可見多

啦，要是厲害了，那就得口眼歪

斜，動轉難移呀！

尉遲恭：哦哦……（覺得裝的不太像，很不

自然）

程咬金：我看您的病，虽然不怎么厲害，怎

奈这偏僻之鄉，难得良医調治。依

我說，您不如跟我進京，定能早日

痊愈，也好与众家弟兄聚會聚會

呀。您看好不好啊？

尉遲恭：唉！

（接唱）再不能与故交聚首欢暢，

再不能枕戈待旦、甲冑凝霜、馳

騁疆場，

再不能五更待漏把朝班上，

再不能东征西擋、展土開疆、眼

睜睜死在这僻壤窮鄉！（伏案）

（起疑）唔……

（唱搖板）

我看他隱約間依然舊样，

耳不聾眼不花心性猶強。

并不像年邁人身染重恙……

唔，唔……

想必是懷舊恨故把病裝？

啊，老兄，甯着急，常言說得好：

『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只

要您把病養好了，報國的日子，以

後長着哪！再一說，您這個病，甯

看來得急，我瞧去的還快哪。只要

用对了藥，一定能好！

尉遲恭：但願如此。啊，賢弟，你不遠千里

而來，為了何事？

程咬金：我呀，特意看望您的病來啦。

尉遲恭：怎么，專誠看望愚兄來了？唔，實

實的難得！……啊，賢弟，我今晨

得了重病，你怎么就曉得了呢？

程咬金：对呀，我今兒個來，您今兒個就病

啦，可我还納悶兒哪！

尉遲恭：呵呵，取笑了。——啊，女兒。快

將後堂打扫潔淨，為父要留你程叔

父多住幾日。

程咬金：慢着，慢着。如今軍情緊急，慢說

是多住幾日，就是一天，我也不能

示呀！

尉遲恭：啊，軍情緊急？

程咬金：唉，緊急的很哪！

尉遲恭：哪路軍情，如此緊急？

程咬金：这个……您病歪歪的，不說也

罷。

尉遲恭：唉，講講何妨？

程咬金：唉，算了吧，甯提啦。

尉遲恭：還是講說的好。

程咬金：說了好？……那我就說吧。只因西

遼國，聽說我朝功臣被貶，奸党專

权，為此發動雄兵二十餘万，夺取

大唐的天下來啦！

尉遲恭：（一驚）啊，有这等事？

程咬金：唔！

尉遲恭：就該派兵遣將，前去征剿。

程咬金：兵也派啦，將也遣啦，就是無濟於

事。

尉遲恭：但不知何人為帥？

程咬金：薛仁貴薛賢弟的正帥，我的副帥。

尉遲恭：啊？薛賢弟被禁天牢，怎能一旦又

掛了帥印呢？

程咬金：此乃聖上教他戴罪立功啊。

尉遲恭：唔，你二人文韜武略，蓋世無敵，

此去必然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何言無濟於事？

程咬金：唉，您是不知道，雖然聖上派遣薛

賢弟戴罪立功，前往退敵，不想那

奸王李道宗，又从中使坏，僅僅給

了五千老弱殘兵，可怎么能敵得過

番兵二十多万哪！因此我軍剛到鎖

陽，就被番邦的人馬，里三層、外

三層，圍了个水泄不通……

尉遲恭：（一驚）啊？

程咬金：急得薛賢弟幾次要開城，決一死

戰。是我將他攔住，這才單人匹

馬，用計詐出重圍，回朝求救。聖

上又發動人馬，前去抵擋，可惜就

是一件……

尉遲恭：哪一件？

程咬金：淨有人馬，沒有主帥，可也是不中

用啊！

尉遲恭：是啊，又命何人為帥呢？

程咬金：這時候可就想起哥哥您來啦。

尉遲恭：啊，聖上想我？

程咬金：哎喲，他早就想您想的不得了！

尉遲恭：噯！他貶我在此，永不叙用，早已

將某忘懷了。

程咬金：噯，不光聖上沒忘了您，就是西遼

國還點着您的名兒……說是……哦

哦……（故意咽住）

尉遲恭：怎麼樣？

程咬金：沒怎麼樣……

尉遲恭：賢弟休要吞吞吐吐，有話只管講

來！

程咬金：啊……不成。瞧您病的这个樣兒，

我一說，您一生氣，要是萬一氣出

个好歹兒來，我可担載不起。

尉遲恭：噯，愚兄遭貶之後，火氣全消，非

比当年了。賢弟只管言講，愚兄不

生氣就是。

程咬金：怎么，您不生氣？

尉遲恭：不生氣。

程咬金：您真不生氣，那我就說啦。

尉遲恭：賢弟請講。

程咬金：那日我突圍之時，西遼元帥言道：

(学花脸口气)程咬金哪，程咬金！某任你回去搬兵；想你唐朝有名的将帅，不过是黑袍、白袍，如今白袍被困，插翅难逃，那黑袍已是老而无用，他若敢来，定在某枪下作鬼！

尉迟恭：怎么讲？

程咬金：他说你老而无用，準在他的枪下作鬼！

尉迟恭：啊，此话是何人讲的？

程咬金：西遼元帅苏宝同啊！

尉迟恭：他可是三头六臂？

程咬金：不是。

尉迟恭：地煞天神？

程咬金：那倒說不上。不过，他身如铁塔，

貌似閻罗，使一桿丈八鉄槍，外有

飛刀十口。据我瞧啊……呵呵，咱

們哥兒們虽然是身經百戰，可還沒

有碰見過这么个对手哪！

尉迟恭：就是他？

程咬金：他，他就沒把你放在眼里头！

尉迟恭：(大怒)哼！……

程咬金：照瞧，我說您得生氣不是！
尉迟恭：(唱散板)

聞言怒火高千丈，

胆大的賊首敢猖狂！

恨不得跨馬提鞭把戰場上——

(站起)

尉迟女：爹爹看拐！

程咬金：对啦，有病，小心点兒吧！

尉迟恭：哦哦……唉！……

(接唱)怎奈我年衰邁染病在

床！

双耳聾听不見催陣鼓响，

兩眼花看不見劍戟刀槍，

使不動水磨鞭難把賊擋，

乘不得烏驢馬怎上疆場！(行弦)

唉！您这个病生得太不是時候兒

啦。眼睜睜咱們薛賢弟肉無粮草，

外無救兵，不是困死城內，就是臨

陣身亡。唉，縱然他為國捐軀，馬

革裹屍，那也是武將的本份。……

唉，可嘆哪，这大唐的錦綉江山，

眼瞧着就白白地送給人家啦！

尉遲恭：（激動）唔……想你我弟兄，隨定

先王，費盡千辛萬苦，打下這江山社稷，豈能一旦付与他人！

程咬金：不能付与他人，可又該怎樣哪？

尉遲恭：要發動人馬，與那西遼決一死戰！

程咬金：這麼說，還是得打呀？

尉遲恭：自然要打！

程咬金：好，打！

尉遲恭：打！（起立，做勢）

尉遲女：啊，爹爹……

程咬金：看拐！

尉遲恭：唉！……

（接唱）為國家本应当把賊寇打
蕩，

為朋友也應當蹈火赴湯。

程咬金：应当的事兒多着哪！

尉遲恭：（接唱）尉遲恭報國有心……

程咬金：那是好的！

尉遲恭：（接唱）……無力量，

這風燭殘年病奄奄怎往鎖陽！

程咬金：這麼說，您真去不了啦。唉，那也沒法子，这么大的歲數，又这么重

的病，哪兒能去得了啊！得啦，您就在家裏塌塌兒的養病吧！殺敵解圍的事情，您也就甭管啦！

尉遲恭：只是事情如此緊急，……還有何人，堪當此任呢？

程咬金：還有誰呀？咱們唐朝的將帥，左不

是咱們這哥兒幾個，真頂事的全仗着黑袍、白袍。如今白袍被困，您有病去不了，只好剩下我們哥兒幾個，拿命去拚吧！拚得過，那算便宜，拚不過，那也沒法子，兄弟我

跟您告辭啦……

尉遲恭：啊，賢弟……

程咬金：（回身）哥哥，您還有甚么吩咐的嗎？

尉遲恭：啊，這……

程咬金：得啦，甭為難啦，我走吧。我要是

再來么，那就是圍也解啦，敵也退

啦，您就擎着在家裏享太平福

吧！……我要是不來呀，那……咱

們哥兒們，就下世再見吧！……

尉遲恭：（大为激動，內心矛盾到極點，出

位)

(唱西皮散板)

聞言教某實悔恨，

越思越想心不寧！

先只說聖上他思念功臣將我請，

(轉二六)

原來是西遼犯境、命我掛帥去出

征。

某一生忠心為國不惜命，

到如今怎能夠袖手旁觀、高臥在

荒村！

眼睜睜朝中無人當此任，

錦綉山河一旦化灰塵。

悔不該、裝重病，……

弄巧成拙怨何人！(行弦)

程咬金：老黑呀！你病的这个样子，別在地

下走踉兒啦，還是坐下歇會兒吧！

尉遲恭：唉！

(接唱)程賢弟、你怎知情，

忠良常懷報國心。(行弦)

程咬金：我知道你心里是為國為友、尽忠全

义，可是現在您已然病啦，……怨

誰呀！

尉遲恭：(接唱)虽然是、病纏身，

殺敵怎顧死和生！(行弦)

程咬金：噯，話不是這麼說。您別看当初薛

賢弟在獨木關的時候，帶着病槍挑

了安殿室；他呀，那是驚吓；您

哪，這是癱瘓，你們倆的病……不

一樣！

尉遲恭：唉！

(接唱)本當把實言對他論……

話到舌尖怎出唇！(行弦)

程咬金：得啦，哥哥，您甭轉磨啦。你心里

的事，我明白。

尉遲恭：(唱散板)事到臨頭我難決定……

程咬金：哥哥，我在这兒磨煩的工夫兒不小

啦，可該走啦！

尉遲恭：罷！(脫腰裙)

(接唱散板)

裝甚么病來瞞甚么人！(扔腰

裙)

今日里隨賢弟進京面聖——

尉遲女：爹爹……理當如此。

程咬金：呵呵，我当了又是看拐哪！

尉遲恭：（接唱）掛帥印統雄兵我定把賊

賢弟！我實對你說了罷！愚兄裝病不出，原為心懷舊恨，如今國家危急，故友被囚，再若坐視不顧，豈不是不忠不義了！

程咬金：着啊，我早就知道您这个病是裝的。哥兒倆，誰跟誰，你还瞞的了我！

尉遲恭：老奸巨猾，詭計多端哪！

程咬金：要不是我詭計多端，您这个病一輩子也好不了。（从袍袖中取出聖旨）得啦，沒甚么說的，聖旨在此，我也不用宣讀啦，你就接旨吧！

尉遲恭：（跪）万万歲！……（起立，將旨交與其女）後堂供奉。我兒快快收拾衣甲，隨為父一同進京。

尉遲女：遵命。（下）

程咬金：哥哥，咱們甚么時候動身哪！

尉遲恭：救兵如救火，即刻登程！

程咬金：喝！您比我性兒還急哪！

尉遲恭：賢弟呀！

（唱搖板）

懷舊怨本应当不受宣召，

程咬金：可您哪能那么办哪！

尉遲恭：（唱流水）

敵兵到怎能夠袖手觀瞧？

尉遲恭：赫赫威名天下曉，

當年把突厥殺得心胆搖，

到如今雖年邁鬚髮白了，

手中鞭从不把敵寇輕饒。

此一番到邊關去把賊掃，

定殺得番兵番將，一个一个、丟

盡卸甲望風逃！

賢弟稍等我到後堂到，

（下）

程咬金：

（笑）哈哈……

（唱搖板）

這一場癰瘡病頃刻全消。

老尉遲為國家从不服老，

也是我对症下药手段高。

喜孜孜出柴門把中軍來叫，

（出門）

中軍走上！

(中軍上)

中軍：老將軍有何將令？

程咬金：快給尉遲老將軍準備戰馬；整頓隊伍，即刻起程！

中軍：遵命。(下)

(尉遲恭父女換裝、持鞭上；中軍、四軍士牽馬上)

尉遲恭：(大笑)哈哈……

(唱搖板)

脫去了農裝換征袍，

來來來帶過了烏驢馬急忙就

道！

程咬金：是！(搶先地欲扶尉遲恭上馬)

尉遲恭：賢弟，這作甚么？

程咬金：您不是有病嗎？我攙着您好上馬

呀。

尉遲恭：你又來了！

尉遲恭：(同笑)哈哈……

(尉遲恭父女、程咬金上馬；中軍、四軍士下)

尉遲恭：(接唱)保國家平敵寇永不綽勞！

(三人同下)

——劇終——